



琴台客聚 潘國森

樂見「學生會」走上絕路

2019年底本欄有一篇《歐陽克炫耀靈蛇拳》，借用金庸《射鵰英雄傳》的橋段，形容外國敵對勢力過早在香港發動「顏色革命」，讓中國官民朝野都上了一課，知所防範。並引用傳說中英倫名相邱吉爾在與希特勒爭辯時，作勢以喝茶的小茶匙把池水掬光的小故事，旨在說明香港社會要回復正常，過程將是痛苦而漫長。好在近兩年來自政商、宗教、法律、教學和傳媒五界別的「亂港五棍」已收斂和式微。

大學學生會陸續走上絕路，校外政團再無法劫持學生會的「白面書生」作為政治傀儡。本地大學學生會向來模仿政體的結構，「幹事會」是行政部門；「評議會」似立法部門卻無立法功能；司法部門更不存在。三權既不全，行政部門由是獨大。學生會刊物如港大的《學苑》算是傳媒第四權，當《學苑》與幹事會關係良好，兩家就同一個鼻孔出氣。後來多了校園電視，印刷傳媒和電子傳媒成了兩個山頭。

若在「太平盛世」，可沒誰去理會幹事會幹了啥事。到了多事之秋，幹事會那十幾人經常可以越權濫職，有時甚至是會長一人獨裁！香港市民平日聽說「香港大學學生會」如何如何，其實是「香港大學學生會幹事會」如何如何而已。忽聞又有大學「學生會」宣布解散，說穿了實是「幹事會」濫權僭越！年輕學生經歷幾場「革命」，早慣了目無王法的生活，也早忘記了按學生會憲章「會員大會」才有資格讓學生會散夥。港大學生會評議會似乎也是濫權不甘後人，於是胡作非為而涉嫌干犯《香港國安法》，現已進入司法程

序，那就不宜評論了。香港社會忽然驚覺，年輕人考進大學竟有「塞翁得馬」的風險呢！

學生會應該是什麼樣的組織？當然主要是個聯誼的組織。筆者曾經請教過留學歐美的朋友，有人說作為學生會會長，除了平日搞些吃喝玩樂的活動之外，最重要的工作是與友好商業機構談判，為同學爭取最多的實習名額！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大學和專的學生會主要談「放認鬧爭」，即是放眼社會，認識祖國、關心社會、爭取權益。內容比較積極正面，沒有像近年「學生會」那樣囂張狂妄。幾十年前香港高等教育未普及，未畢業的大學已經算是社會精英。今時「學運領袖」較多淪為校外政團的傀儡！回顧2014年「非法佔中」前後，「學生會」頭領老是跑去與外部政團頻密開會。成年人以校外的身份操控了學生會！記得八十年代香港大學學生會召開會員大會時，前任會長想要發言也被會員投票否決！原因何在？前任會長已經畢業離校，不再是學生會會員，便沒有發言權！

梁家傑狀師以「老鬼」（大學生對已畢業學長的暱稱）的身份大放厥詞說「有時候暴力或可能是解決問題的方法」！各種外力干預最終送了多少入世未深的大真大學生進監牢？好在張翔校長即時回應：「反對任何形式的暴力！」

學生會頭領之漸次墮落，一大原因是「老鬼」作祟！

筆者曾在這中國第一所現代大學待過幾年，樂見多行不義的「學生會」終於「暴斃」。至於要不要、以及怎樣重建一個正常的學生會，都無傷大雅了。



思旋天地 思旋

振興中華 矢志不渝

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百周年，中國人民正意氣風發，在共產黨領導下，向着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邁進。今年也是辛亥革命110周年，紀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會，10月9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會上發表重要講話時指出，我們在這裏紀念孫中山先生等革命先驅的歷史功勳，就是要學習和弘揚他們為振興中華而矢志不渝的崇高精神。習近平主席高度評價孫中山先生是偉大的民族英雄、偉大的愛國主義者、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驅。習近平主席起掌聲歷久不息，令人感動不已，受益匪淺。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凡是數典忘祖、背叛祖國、分裂國家的人，從來沒有好下場，必將遭到人民的唾棄和歷史的審判！」「台灣問題純屬中國內政，不容任何外來干涉。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國人民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堅強決心、堅定意志、強大能力！」「祖國完全統一的歷史任務一定要實現，也一定能實現！」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新中國成立至今72年了，我們必須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動搖，牢牢把中國發展進步的命運

掌握在自己手中，我們必須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抓住歷史機遇，保持革命精神和革命鬥志，不斷鞏固和發展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凝聚一切智慧和力量，共襄民族復興偉業的生動局面。習近平主席堅定地表示，台灣問題因民族弱亂而產生，必將隨着民族復興而解決。以和平方式實現祖國統一，最符合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中華民族整體利益。習近平主席強調：我們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基本方針，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習近平主席的重要講話指出了偉大的方向，作為中國人的我們，非常擁護中國共產黨的偉大指引，中華兒女有堅定意志、強大能力，擁護祖國完全統一的歷史任務。

緬懷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功績時，他曾到過日本、東南亞和美國等地與海外華僑同胞宣揚辛亥革命精神。孫中山先生曾到過美國加州首府沙加緬度，其中一個來自廣東香山（後稱中山）的華僑聚居之樂居鎮，其後樂居（Locke）被香港芬姐所擁有。2011年，芬姐在樂居舉行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盛典，中山市為此而捐贈了一座孫中山銅像，當時由中國駐舊金山領事館毛清文副總領事主持銅像揭幕儀式，場面壯觀，十分有意義。

餵食心情 愛的體現

慈母餵幼嬰，無限愛體現，不論人、畜或鳥，皆同此心，餵，不就是愛嗎？我看初為人母的女兒，親為小兒餵飯吃米糊，真包了無限母愛和溫柔。

我女婿拍了一段她餵嬰兒短片傳來給我，說是小照第一次食米糊（見圖）！小孫女5個多月大，她能不能學識吞嚥呢？只見影片上，小孫女坐在嬰兒椅，我女兒就拿着一个小碗一把小羹，一大一小在餵和食，鏡頭情景一片溫馨，令人動容！我覺得「餵」簡直是一首詩，這餵嬰兒一刻不容易呢。



嬰兒吃得一塌糊塗，但她媽非常有耐性，微笑地教嬰孩怎樣吞，怎樣舔舔兩，一羹一羹地耐心指導。我不禁憶起女兒小時的餵食往事。吃糊還好些，她兩三歲時，太活躍好動了！為了餵她，我要不停地轉移陣地，她常跑來跑去，令為母的我疲於餵餐。本來坐在飯枱旁，一忽兒落地去，又跑到沙發上，我追着餵，像海水撿核的她只顧玩，顧得她玩來又顧不及飯飯了，想要她坐定定須一邊講故事哄她，一邊迅速把碗中飯大羹地餵她食，否則她含在嘴就吃得慢！餵她吃一餐飯真花很多時間！

但有些幼兒就不是這樣的慢食主義者，我親友的幼兒會咕咕嚕地大口吃哩。不同的幼兒有不同的餵食經歷，然而母愛相同，都是恒久忍耐，無論如何艱難，也盡力餵孩子吃，生怕子虛名飽。

如今成了外婆的我，女兒上班去，我為小孫女餵食，看了女兒的餵食短片，浮想聯翩。

我每天湊小孫女，餵她吃米糊，而我自己吃東西時，會顯得好味來引哄她，令她有吃奶以外吃其他食物之意味。昨天當我首次餵她吃糊時，她很快就能模仿我嘴形吞嚥了！雖然她吃得一塌糊塗，但她很快就學曉怎樣吞嚥，今天一見我拿米糊來，就眼睛發亮，手舞足蹈了。

孫女雖未斷奶，但已會吃米糊，我準備讓她漸漸接受米糊以外的水果糊、蔬菜糊、魚肉糊等，我會把食物弄得稀爛給她吃，希望牛年出生的孫女，胃口將似小犇，很有咀嚼能力，愛吃蔬菜！嬰兒喜歡鮮明顏色，我會把蔬菜糊弄得色彩繽紛，餵食藝術讓我發揮吧！

餵小孫女吃，她很合作，一頓米糊吃得似模似樣。我腦海中就浮想着將來斷奶，她怎樣出牙仔，吃不同的美食，更有口福！她正步入六豆牙半歲階段，成長看似是漫長，期盼中卻是瞬間，因嬰兒在愛中，可長大得很快啊！



翠袖乾坤 余似心

不離不棄的人

香港警務處處長蕭澤頤最近表示，他曾接觸多名在囚青年，這些青年對被捕都感到十分後悔，很多人對他說：每次想起，母親這麼大年紀，仍花大半天時間都要經常來探監，內心實在難受。現在才知道，在這世界對他們真正不離不棄的人是自己的母親，不是什麼所謂的朋友、手足……

在囚青年的懊悔，雖然自古以來世世代代都如此，但一代又一代的兒女大都忘了在家牽腸掛肚的母親。這令我想起白居易《燕詩》的最後一段：「一旦羽翼成，引上庭樹枝；舉翅不回顧，隨風四散飛。雌雄空中鳴，聲盡呼不歸，卻入空窠裏，啾啾終夜悲。燕燕爾勿悲，爾當反自思；思爾為難日，高飛背母時。當時父母念，今日爾應知。」

是的，當了父母才明白這份心情，尤其是做母親的，懷胎十月，再悉心照顧多年，對

子女有份不能分割的感情。而子女在脫離離帶的一刻開始，就努力學習獨立生活，然後走入群體尋找認同，踏入反叛期，更奮力擺脫親情的羈絆，總覺得父母的思想是過時落後的。

在又名「母親受難日」的生日，多少人會去感恩生我育我的母親？與生養毫無關係的朋友愛人狂歡的多吧。

在黑暴期間，聽過無數年輕人因政治理念不同而和父母反目的故事。心碎過的母親，仍不離不棄期盼子女會回頭是岸。那些信誓旦旦要一同出生入死的手足哪裏去了？在英國、台灣、美國逍遙自在，留下自己在牢房；千古不變的定律，簡單的道理，世人總要兜兜轉轉，付出沉重的代價，又或直至為人父母才明白過來，你我都如此。正如生於772年唐代的白居易，他寫的《燕詩》仍切合今人的感慨。及時念親恩，別留下「樹欲靜而風不息，子欲養而親不在」的遺憾。



高飛背母時。(譚小鳳攝) 作者供圖



百家廊 唐雅冰

帶着老媽搬新家

「媽，走，我陪你到新家去看看，是電梯公寓，今後您再也不用擔心腿腳不便爬樓困難了……」

當我把一串嶄新的鑰匙放在80歲高齡的母親手中，笑容在她的每條皺紋中慢慢綻開，直到凝成一滴晶瑩的淚掛在了眼邊。

收拾東西、下樓、驅車、按下電梯按鈕……當新房門打開那一刻，老媽激動得像個孩子，拉着我的手一個房間一個房間仔仔細細看了個遍，我則當起了臨時嚮導，給她一一介紹廚房、衛生間、臥室、書房……「媽，這是您的臥室，您看，拉開窗簾就能看見遠處的山，近處的湖，早上還能看見日出，快看，那一群群飛翔着的鳥是紅鸚鵡，每年牠們都會從西伯利亞飛來過冬……」媽媽貪婪地望着窗外，嘴裏絮絮叨叨地說：「太好了，我做夢也沒有想到能住這麼好的房子——」突然，她轉過身，滿臉擔憂地問：「這房子很貴吧，你欠了多少賬？娃娃讀書還要用錢，今後每月怎麼生活呀？」

「媽，放心吧，我們這些年的存款首付綽綽有餘，剩餘部分用的住房公積金貸款，而且使用的是對沖，每月直接用公積金沖抵還款，生活只會愈來愈好，不會有任何不好的影響……」

「哦，那我就放心了。」老媽長地鬆了一口氣，眼神又被窗外的風景吸引了過去。陽光從窗外灑進來，穿過她的白髮投影在地板上，地上便有了斑駁的影子。漸漸地，那影子幻化成一部黑白電影，投射在我的心中。

老媽雖然只是一個普普通通的農民，年輕時卻是當地5朵金花之一，長辮、大眼、淺酒窩、細腰肢，勤勞又漂亮，犛牛打靶、養蠶餵豬、紡線納鞋樣樣在行，21歲嫁予在鄉上上班的父親。屬於她的新房是爺爺留下的兩間不足50平米的土坯房，

外公親手打製的雕花木床、立櫃、衣櫃、梳妝檯……往屋裏一擺剩下的空間便寥寥無幾。老媽卻把日子過得有滋有味，男上班，女耕田，夫唱婦隨，在那狹小的屋子裏生兒育女，其樂融融。父親就職於鄉上，難得回家，家庭重擔皆落在老媽雙肩。她雞鳴則起，煮飯餵豬，穿針引線，洗衣納鞋，照顧老小。日出而作，日落卻不得息，待家人全寐，這才得以就寢。任勞任怨、吃苦耐勞，在我10歲那年，父母用省吃儉用的錢修了3間新瓦房，新屋上樑那天，媽媽激動得見人就發水果糖、花生、紅苕乾……莊稼收割了一茬又一茬，我們兄妹幾人慢慢長大，在母親守望的眼中依次走出那農家院落，在小城的水泥地面有了自己的一席落腳之地。隨着兄妹中最小的我拿到大學錄取通知書，父親也領到了退休證，在哥哥姐姐一次次央求下，父母作別老家瓦房，作別房頂炊煙，跟着我們在小縣城落了腳。

小縣城不大，對穿也20分鐘左右的腳程，兩個哥哥住南門，姐姐住東門，我住北門，父母有我們每人的家門鑰匙，他們幫我們帶孩子、煮飯、收拾屋子，哪兒需要就到哪兒，每天爬樓下樓精神抖擻，兒孫膝繞其樂融融。12年前，父親因病過早離開，只給我們留下黑白照片上定格的慈祥笑容。一夜之間，母親彷彿也老了不少。上下樓不再如以前一樣利索。我不止一次發現她一個人站在樓梯上呆呆地出神，有時甚至在休息過後把買的菜忘了在樓梯上。日子慢慢挪移，母親一天一天老去，當有一天她告訴我她的膝蓋疼，爬一次5樓需要休息3次的時候，粗心的我才驟然發現不知何時，她曾經黑黝黝的頭髮已經飄飄雪花，曾經光潔的面上陌陌縱橫；曾經清亮的眼睛日益渾濁……那一刻，我心狠狠地疼了一下。陪着老媽在醫院做完各項檢查，拿着一長串的報告單，醫生的

專業術語在我耳中愈來愈清晰，一個願望在我心底愈來愈強烈。

那段日子，我與先生商量了很久很久，給相關朋友打了很多電話諮詢，最後達成一致：不給自己留遺憾，趁母親還健在，買一套電梯公寓。我和先生認真核算過了，孩子正在讀大學，家裏開支比較大，一次性付清我們無法承擔，如果按揭的話，這些年來我們的積蓄首付沒有任何問題，但商業貸款每月還款壓力又太大。不過我們每人住房公積金賬戶上都有10多萬的餘額，加上每月固定的公積金收入，辦理對沖業務，銀行每月固定時間從賬戶餘額上把貸款扣去，繳完首付就什麼也不用管了，只等安安心心住新房，連裝修的錢也不用太擔心了。主意一定，我與先生每天一下班就騎着小黃車穿梭在小城每個新樓盤，反覆比對，問價格、看地段、分析老媽的喜好，最後選擇了面山面水的湖景電梯公寓23樓。為了給老媽一個驚喜，這一切我們都瞞着她進行。

就這樣，我們名下有了一套100多平米的電梯公寓，交房那天，我激動得一夜沒有睡好覺。老媽為兒孫辛勞一生，從來沒有考慮過自己，全身心都用在了我們身上，讓她幸福地安度晚年是我們作為兒女最大的心願。

新房裝修好了，溫馨而溫暖。老媽再也不用為上下樓不方便而發愁了，再也不用因為膝蓋原因而幾天不敢出門了……

老媽久久地站在落地窗前，眼神穿過城市的高樓，穿過樓前的河流，穿過遠處連綿起伏的群山，高興得一如頑劣的孩子。張開雙臂，我從後面輕輕擁住她瘦削的雙肩，就這樣靜靜地陪她站着、望着、笑着……幾十年來，母親用漫長的光陰，搓了一條溫情的線，我們兄妹是她放出的風箏，倦了、累了，我們便順着線，在她眺望的眼眸裏歇息。陪着她慢慢變老，真好！



網人網事 狸美美

關注「退潮」說

最近，「全球新冠疫情出現大幅退潮」的說法風聞於大洋彼岸，正在全世界引發極大的關注。

先是《紐約時報》網站的一篇報道說，過去一個月美國國內新增感染病例減少了三分之一以上。減少的原因仍有些不明確，而且不能保證病例數會繼續這樣下降。儘管如此，該報道說，從全球範圍看，自8月底以來，感染病例數量也下降了30%以上。

這是真的嗎？無獨有偶。《路透社》也曾於該報刊出次日發文表示：「日本新冠肺炎新確診病例數跌至近一年的最低水平。」具體來說，10月4日，東京的單日新增確診病例降至87例，達到去年11月2日以來的最低水平。與8月單日新增5,000多例相比，出現了極其明顯的大幅下降。

儘管美日病例雙下降，但其探究的下降原因卻還是略有不同。美國那篇報道定說，這種下降與一種模式相一致：新冠病毒存在着神秘的兩個月循環周期，自2019年底新冠病毒開始傳播以來，感染病例數量通常激增大約兩個月——有時因病毒變異，比如delta病毒變異株——然後再下降大約兩個月。

相比較而言，日本探討下降原因的說法就沒有美國這樣篤定「兩個月周期」說了。大體來說，日本的專家仍陷於深深的困惑當中，以至於給出的解釋也很混亂，包括疫苗接種率提升、暑假結束導致人員流動減少等等。甚至別國人還另有一說，例如有

韓國時事評論員認為日本自民黨為在本月31日投票、開票的眾議院大選中獲勝，刻意限制人們做核酸檢測，從而降低了確診人數。言下之意是，日本專家關於確診人數減少的原因「並未說到點兒上」，真正的原因可能是，減少檢測次數造成的「錯覺」。

關於韓國有人對日本給出的疫情趨緩原因持懷疑態度，其實也是可以理解的。因為韓國長期實行嚴格的防疫措施，但確診人數卻並未明顯下降。例如韓國近3個月的單日確診人數還始終維持在1,000至3,000人之間。而一海之隔的日本，啥也沒做就莫名「趨緩」，不科學啊。

實際上，美國人篤定「無論病例減少的原因是什麼，兩個月的循環周期一直在發生」，但與此同時，他們還周到地有所強調，新冠病毒的兩個月循環周期並不是科學定律，也有很多例外。例如，在英國，病例數在過去兩個月裏時升時降，而不是持續減少。在美國，寒冷天氣的出現和室內活動的增加——或者還有其他未知因素——可能導致今年冬天的病例增加。這場疫情的走向仍然極不確定。

是的，儘管如此，儘管這場疫情的走向仍不確定，但畢竟「退潮」的現象已經出現。大自然的量守神祕強大而永遠需要敬畏，就像這場疫情不知為何而來一樣，它也沒準兒真的就不知又因何而去了，就有如當年的沙士。無論今年冬天的情況會怎樣，很可能真的沒有那麼一個走向就是，這場大流行病最糟糕的時刻已經過去了。



信而有征 劉征

空山基的機械姬(一)

上海吳美術館在今年6月份開始了一個為期半年的臨時展覽《空山基·大都會》。展示了日本後現代藝術家空山基最馳名的形象——機械姬。在一個偌大的展廳，地面和天花板都裝上了白光系統，讓人彷彿置身未來世界。而渾身金屬的機械姬就那樣或立或臥於這個空間，有的還做出飛躍的懸浮狀。

這個展覽給人的未來感十分強烈。就像空山基在接受採訪的時候說，他最早創造這個金屬女性形象的契機就是上世纪電影《大都會》最火的那幾年。在他看起來，他的成功，倒不完全是因為他勇於嘗試了一個新事物，而是他在這些年裏攻克了一些比較困難的技術障礙，那就是如何能夠使金屬更像人體的皮膚，而不是粗糙和堅硬的。相對於繪畫，令金屬達到這樣的效果是另一回事。為了成就此事，他在每一個無法平滑的地方都下過功夫，最終這身體就變成了真人。

當一個觀眾面對機械姬的時候，你根本感受不到這些金屬中間有接縫，或者有稜角。觀眾眼前的這一位渾身光滑，就如同一個真實的女

人體。尤其在燈光下，這具肉體更加凹凸有致，令它比一個皮膚最好的女人還要完美無瑕。如何在冰冷的機械當中尋找人的影子，這是賽博朋克的理念。這個詞倒是有段時間了，可是和空山基無關。空山基與賽博朋克的重量純屬巧合。他從來不諱言之所以會創造這樣的裸女，無非是因為他根本就是一個色情狂。從很年輕的時候，他就喜歡收集《Playboy》的畫冊。他曾經講過一個故事，在高中鄉下，他總會搶先來到報刊亭。但凡稍晚一步，最新一期的《Playboy》就會被翻得稀巴爛。因為離他最近的報刊亭統共就只放了3本。更為戲劇性的是，大學之後，母親就將這些雜誌都送了人，選用噴槍把模特兒的胸部都塗了。

一個藝術家在他成名之後說這些，是在反抗藝術的理念。因為據我們所知，儘管很多知名作品都裸體，卻並未將人引向色情，而是將人引向理性。這幾乎是自然而然的。愈是知名的藝術家，他們愈知道自己要表達什麼，如何去表達。這就使得他們的創造脫離了肉慾。甚至於愈逼真，就愈虛假。色情卻不同，它的情慾狀態是赤裸裸的，極富挑逗的。就好像你身處

一個外國的三溫暖，那裏伸手不見五指，到處都立着屏幕，放着些粗暴的色情片。這些東西激勵着你自己身上最原始的衝動。而在人體藝術這裏，你是絕對不會有慾望了。藝術中的性只會讓你覺得性感，但不Dirty。

空山基的機械姬就是這樣的藝術作品。那具女體光滑、無懈可擊，甚至在視覺上如此柔軟，可它通體散發着冰冷的光。這是空山基始料未及的。因為一旦你離開了機械姬，去看空山基的繪畫，甚至只能將他歸於三流色情插畫師。這正好說明了材質對於作品的影響。他甚至改變了一種品味，使一個人的作品截然分成了精英的和下流的。就好像我們無法想像《Playboy》這本雜誌被當成藝術。空山基最藝術的部分在於他將一種精緻運用在如何使金屬對肉體的以假亂真。

空山基是一個藝術家，之所以他可以被討論，除了碰巧趕上了賽博朋克的潮流，更在於他的興趣與經歷證明了材質和技巧在藝術當中的重要性。甚至於可以說，在空山基的身上，是材質和技巧造就了他的藝術家身份，而不是他作為男性慾望的那個部分。